

故宮週刊

易培基



本院李理事長石曾近影

故宮博物院記略

李煜瀛

關於清廢帝出宮及故宮博物院之成立與發展、其直接間接之經過頗為繁複、茲就個人所知者、略舉如左、

一、國民軍以前 辛亥革命雖小告段落、實則革命實力迄未達於北方、然革命同志無不欲作北方革命首都革命以期普偏、抱此志願者為數甚夥、就個人所知武裝同志中如馮煥章胡立生孫禹行、非武裝同志中如黃膺白段子均及吾個人皆從事於此、膺白多致力於煥章方面、子均與吾個人致力於立生禹行方面、為秘密工作之進行、此國民一二三軍未張其旗幟以前一段之經過、亦即溥儀出宮間接之工作也、

二、國民軍時代 國民一二三軍舉義後、黃膺白任事實上之內閣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晚、軍政當局等會商溥儀出宮事、次早軍警當局鹿瑞伯張玉衡電我、約往天安門會同施行此事、鹿張與我三人及軍警若干人、由天安門同入神武門、在隆宗門外北屋中與清室所謂內務府大臣之紹英寶熙等交涉溥儀出宮事、紹英出入數次、謂溥儀同意、但欲展期、吾人未允、卒即實行、吾人遂溥儀等至醇王府、而後同至旂壇寺與國務院、晤馮黃二溥、商組「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事、二君欲由我為委員長、由政府明令發表、吾允擔任、但須多容納幾分社會及公開性質、不作為官辦、遂決定委員長與委員不用任命而用聘請、並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同時並言及博物院事、次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成立、關於委員會與博物院皆有記載、不贅、此事既成、無何即有段芝泉表示反對之空氣、並有在張雨亭方面多方挑撥者、張漢卿遂使胡若愚到京參觀、作非正式之調查、於國民軍以前、雨亭本與中山先生代表汪精衛屢商合作、其時吾與漢卿商國奉合作以倒曹吳、彼方若愚奔走其事、我方則由彭志雲任之、因有此段經過、故段芝泉章行嚴等雖屢欲破壞故宮事而不可得、芝泉到京次日、吾與張漢卿王勵齋往見之、伊大不滿於故宮事、有言論之衝突、此後更屢欲干涉、中山先生到京後養病北京飯店、精衛代先生起草對故宮事有所表示、嘉許吾人之所為、我方精神為之大振、段之時期、國民軍仍握北京兵力、關於此事、奉方亦不助段、故無能如何於故宮事也、

三、國民軍以後 國民軍退出北京、清室餘孽多方運動、但奉軍終未入宮、僅以國民第三軍之舊隊改編、代國民第一軍守衛之、一方面漢卿若愚仍繼續維持故宮事之工作、一方面莊思誠與汪伯唐江叔海熊秉三王亮疇顏俊人范靜生等則在內部多方維護、故終得保持、但張宗昌王琦等則屢圖破壞、陳援庵與思誠皆頻受驚擾、賴維護者毅力行之、伴能無恙、社會方面對於此事、亦多聲援、如蕭子昇孫宇庵(禹行之弟)於精神物質方面均有所致力、此國民軍出京以後之大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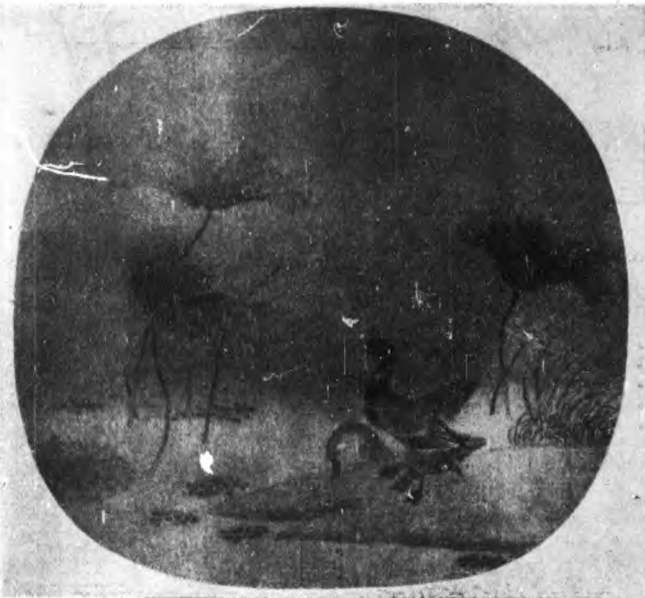
四、現今之時代 南北統一以後、國民政府改組故宮博物院、設理事會、其名稱與編制仍與前畧同、惟有不重文化偏向物質者、偶倡消滅故宮博物院之義、卒以格於公論、未果行、而黨國當局尤頗重視、力予提倡、撥給經常特別等費、其基礎益臻穩固、雙十節為故宮博物院四週年成立紀念、其距成年雖尚遠、但四齡之幼童固有日進於發展之良機矣、

五、將來之發展 故宮博物院之開始之經過、已略如上所云、以後其基礎日固、更將謀種種發展、如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如建築之發展、已有儲藏庫之計劃、此皆當於雙十節後、早日促其實現者也、

寶之帝皇質木清

禽文渚秋崇惠宋

惠崇、建陽人、二作淮南人、工水鳥、善為寒汀烟渚小景、瀟灑虛曠之狀、令人意遠、善王書、工詩、為九僧之一、有集、



無款、原標簽題惠崇、宋元集繪冊之一、



皇帝之寶

以肅法駕

梅檀香木方
四寸八分厚
一寸七分盤
龍紐高三寸
五分

內院即傳
諭該衙門
遵行、著
刊刻滿漢
字告示、
自王以下
及官吏軍
民人等、
咸宜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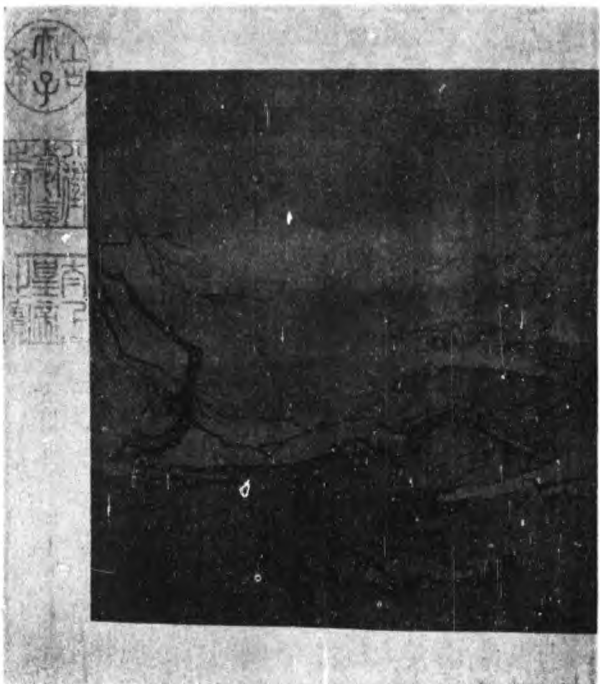
(前詳傳小) 柳桃燕春格憚明



清宮史訓諭選錄

故宮藏有國朝官史十冊。內分訓諭四卷。典禮六卷。據其冊前上諭所載。共繕寫六份。於盛京。熱河。乾清宮。養心殿。圓明園。上書房。各貯一份。原纂本則交懋勤殿在貯。其訓諭所載。大都均為宮禁以內管束宮嫗等瑣屑之訓諭。而宮庭情事。言之歷歷。然而錄之。如雖開元宮人設天寶遺事也。 編者識

宋馬遠、字欽山、達弟、光寧時畫院待詔、山水人物花鳥俱臻絕妙、為院中獨步、



一之冊繪集雲煙

(未完)

(本市) 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每冊大洋伍元故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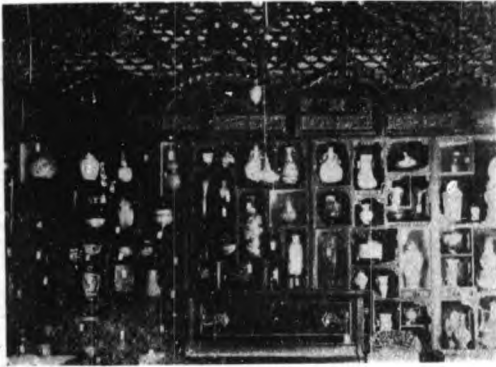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為寶譜前經拓印成冊並於冊首影印高宗所書

閣寶多之齋芳漱

水山鎮吳元



此器原藏坤寧宮移出時影於此宮門外進莊繼寬、

嘉景、凡七種、時事應驗、時有長林湮覆之想、使此吉金文字、稍稍傳播、為經籍稽古之助、或亦當世君子之所許乎、民國十五年八月武

新莽嘉量全形連架

館則以易君培基、張君繼、馬君衡、分任其職、今歲春間、京師軍興、辱公推繼寬維持院事、金薤留珍藏印、為古物館所儲、早有傳拓之議、軍事粗定、乃決就原譜編次重拓二十四部、體例類別、悉仍其舊、釋文間有差謬、並為訂正、附諸目端、不可辨者、仍存疑焉、主鈐拓之事者、為王君禮、唐君源鄴、馬君衡、吳君源、襄助鈐拓者、為周君白吾、齊君念衡、莊君嚴、馬君權、凡三閱月而竣事、與此譜同時傳拓者、有散氏盤、頤鼎、大鼎



(款無)圖獵射熙康清



元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人、山水師巨然、墨竹效文同、俱臻妙品、能墨花、兼能寫像、為人抗前孤潔、雖勢力不能奪、工詞翰、草書學晉光、至元庚辰生、至正甲午卒、年七十有五、

金薤留珍序(續)

院設董事會、以李君煜瀛為理事長、館設長一、副長二、古物部定價銀百元又用石印景印一次每部八元零餘之不能得也茲再於本局按勘分送

編者識

五之印馬司軍



紐鼻

六之印馬司軍



紐鼻

三之印馬司軍



紐鼻

四之印馬司軍



紐鼻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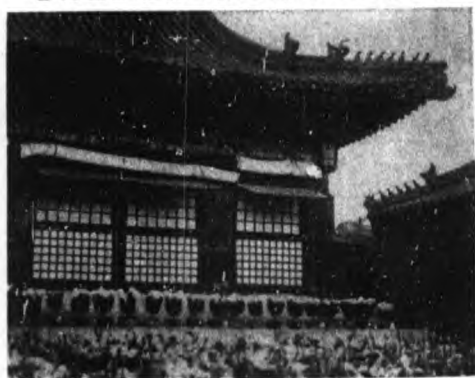
栗亭

(二)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時期(清儀出宮附)

今茲敘述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之成立、必先記清儀之出宮、清儀出宮、係根據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六時攝政會議所決定、據報紙所載、則四日上午已發其端、執行之者為警衛司令鹿瑞伯鍾麟、警察總監張玉衡璧、而以李石曾先生為國民代表會同辦理、在此事發生之第一月間、余尚未能參與工作、故不能親道其詳、石曾先生故宮博物院記略一文、已著其大要矣、茲更就當時報紙所載擇其較翔晰者、彙列如左以實吾記、亦多可與石曾先生文相參證者、讀者縱曾一度寓目、則諒果回味、當有餘甘也、

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北京社會日報載云、

駐在清宮及景山內之守衛兵士、總數有一千二百餘人、隸屬京師衛戍司令部、自民國元年、即在該處駐紮、國民軍總司令部為統一軍權起見、特於前日(四日)上午十時、派員將該兵士繳械調駐北苑聽候改編、清室當即函詢國民軍、經警衛司令鹿鍾麟派員說明國民軍係為統一軍權維持治安、並無他意云云、昨日(五日)上午九時警衛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軍隊、至神武門一帶、先行諭令駐在神武門護城河營房之警察、將軍械子彈一律繳出、聽候改編、或給資遣散、該處警察共分四隊、每隊約百二十人、於十二時許完全繳出、由鹿司令派員點收、旋派員與清室內務府大臣紹英、朱益藩、接洽、請廢帝宣統即日遷出皇宮、並派員點驗宮內各項公私物品、紹朱當向清儀報告、清即在宮選集各貴妃開御前會議、討論此事、僉謂按照民國元年優待條件、清室本應移居頤和園、祇因民國政府不令遷出、延遲至今、清室對於遷居一節、本無所謂、不過時間迫促、實來不及、宮內各物原屬愛新覺羅氏私產、當然有自由處分管理之權、不難點收云云、由紹朱兩氏出與國民軍方面交涉、請約定日期、清室即可遷出皇宮、物件亦不能歸國民軍點收、雙方磋商約三小時之久、國民軍方面亦因宮內物件過多、決非短促時間所能竣事、允稍緩一二日舉行、惟廢帝清儀、應即日搬出皇宮、往返磋商、清儀知不能堅持、傳知大內各宮太監宮女各人、收拾細軟物件、準備出宮、並出內帑、每太監一名發洋十元、宮女給洋八元、宮內計有太監四百七十餘人、宮女百餘人、宮內一時、頓呈混亂狀態、紹英又令各守宮太監、仍舊執行職務、宮內懸挂之宣統十六年、月初九日牌示、急行摘去、



也開盛正花菊時殿心養之時宮出儀溥

景之殿宮封查發出組分警軍後宮出儀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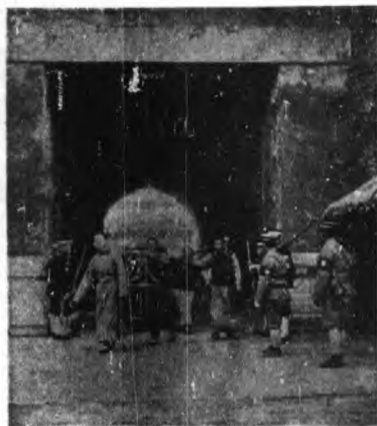


門右內出僕女中宮

景之宮出女宮前門武神



瑜璵二老妃箱籠運出神武門情形



第一期勘誤
第一版弁言第七行第九字「緒」誤植「拙」
第四版演說攝影說明末字「顧」誤植「願」
又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第二十三行「可」字下奪「與」字

故宮藏本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記影印本預約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石印金銀本出售廣告

本刊係搜集故宮藏珍每